

拂尘迎新

□王治刚

母亲从未忘记我们的节日，无论是大小节庆还是重要节气，她都格外用心记住。这不，小年前一日，母亲的电话如期而至，一句提醒，便将我的思绪拉回了幼时的小年时光。

小年前一天，母亲特意嘱咐父亲扎一把扫尘专用的竹丫扫。父亲拎着柴刀来到屋后茂密的竹林，专挑竹龄稍大的竹子，这样的竹枝才柔韧有力。他挥起柴刀，刀锋划过竹杈，一根根枝丫应声落地。我忙不迭地把它们拖到一旁，空气中满是竹枝清新的青涩气息。砍够一捆后，父亲用茅草绳扎紧竹枝根部，提着往家走。到家后，他按长短理顺竹枝，先挑出几根最粗的做骨架，其余枝丫层层缠绕，像编辫子似的，不多时，一把结实

的新竹丫扫便成型了。

次日便是小年。天刚亮，母亲就在楼下大声喊：“快起床吃早饭！今天小年，全家齐动员扫尘咯！”我虽睡意惺忪，又嫌天气寒冷，却还是拗不过这份仪式感，慢悠悠从床上爬了起来。

早饭一毕，扫尘正式开始。父亲负责打扫整座房子的顶部，母亲则用薄膜仔细罩住锅灶、瓢盆、水缸等物件。父亲换上旧衣服、戴上口罩，挥舞着新扎的竹扫，所到之处，灰尘、蜘蛛网簌簌往下掉。母亲连声催促：“快点躲开，灰尘太大啦！”我赶紧跑到屋外。不过片刻，薄膜上就积满了灰尘，几只蜘蛛在上面慌忙逃躲，转眼便钻到了角落。扫完屋顶，父亲便外出忙活别的事，余下的活儿，就

落到了我和母亲身上。

母亲让我扫地，她则清理薄膜上的灰尘。我从楼上到楼下，一间屋子一间屋子仔细清扫，把所有垃圾都堆到屋外。待清扫得差不多，母亲便划亮火柴将垃圾烧掉，嘴里念叨着：“烧掉好，把邋遢和晦气都烧掉，清清爽爽迎新年！”

清扫完毕，我和母亲又一同擦拭家具。从饭桌到木椅，从灶面到水缸，每一件都反复擦好几遍，直到盆里的水不再浑浊，才肯停手。之后，母亲还会整理每间卧室的床铺，把衣柜里的旧衣服找出来装进口袋，准备送给有需要的人。

这一番忙活，没有半天时间根本完不成。看着打扫后窗明几净的屋子，母亲笑

了，我也跟着笑了。父亲办完事回家，见状连连夸赞我们母子效率高。

晚饭后，母亲叮嘱我和父亲都要好好盥洗。她说，小年这天，屋子除了尘，个人也得洗去身上的尘垢，这样才能扫去旧年的烦恼，开启新一年的美好生活。洗漱完毕，躺在整洁的屋子里，那一晚的梦，都是香甜的。

如今，我们住进了城市的高楼。小年这天，全家依然会大扫除、沐浴更衣。吸尘器取代了当年的竹丫扫，扫尘的过程快了许多，但那份对清淨的向往、对辞旧迎新的郑重，却从未改变。传统以新的方式延续着，城市的生活里，依然浸润着旧时光中那份朴素而温暖的温度。

北风里的鸟儿（外三首）

□姜义华

北风里的鸟儿

北风有些狂野
仿佛豪迈的诗人
雕琢着冬日
最后一缕凛冽

我的名字，卡在
岁末的阀门里。今年
繁杂而冗长的琐碎
已成昨天

长江从我的笔端流淌而来
春花归鸿，徘徊在南方的云天

你看那诗意孕出的鸟儿
腾空飞呀飞，飞过巴山渝水
飞出一样的年，不一样的烟火

我透过鸟儿的眼睛，望见了
故乡的梅子树，苍劲地立着
赠我芳馨，予我勇敢，载我满心希望

在路上

我奔赴的人
没有回头

不记得从哪一天起
我开始追着风
去把晚霞买回来

路灯一盏盏亮起
像把旧日子
还原

朝阳依旧爬上窗沿
我也学着
把希望
从废墟里捡起来

你所在的远方
更远了
而我以为的归途
早已在某个岔口
分岔

我适合的

拦截喷薄的北风，锻打一把
称手的刀。剖开岁月的豁口
挤出多余的荤腥，便与生活
拉扯

我哪里会爱，哪里会歌
我只在黄昏，画影子
在镜中，捏诗
在夹缝里，蜷缩

或许，我就适合在黑暗里
写悲伤

月夜情思

把月色折叠，再折叠
藏入梦的锦盒
舀一瓢相思，长久浸泡

等某日，南天漫开赤霞
眼底的希冀破土
那年埋下的红豆
是否正朝着你的方向
悄悄拱出嫩芽

其实这些年，习惯了冬去春来
早已捻不起妥帖的修辞
读不懂朦胧的意象
不愿再刻意推敲字句
只愿，远方还有你的模样

中国年，中国红

□张绍琴

年的脚步轻轻静静，不知不觉便踏至身旁；又带着浓墨重彩的喧闹，裹着一片中国红，簇拥而来。

我裹着厚实暖和的外套走在大街上，一排排、一串串红灯笼好似杂沓的脚步声，同步绽放在街巷角落。它们高高低低地悬挂着，圆滚滚、红彤彤的，像熟透了沉甸甸柿子，风一吹便微微晃动，下面坠着的金黄流苏也跟着轻轻颤动。灯笼的红，是灶膛里跳跃的火，是冬日里倾洒大地的暖阳，光晕一漾一漾，泼洒在行人的肩头、眉眼，处处喜气洋洋，热闹非凡。望着这片红色海洋，心里被北风刮出的褶皱与凛冽寒意，瞬间便被熨帖得温暖妥帖。

各家商铺的门脸争相换上新颜。玻璃门上，贴着斗大的“福”字，旁侧缀着“龙马精神”“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等吉祥话，红底配着醒目的白字或黄字，在冬日淡淡的阳光下，闪耀着活泼泼的光。

步入超市，货架上更是一片红：饼干盒是红的，坚果礼包是红的，巧克力铁罐也是红的……深深浅浅、层层叠叠的红，堆成一座座喜气洋洋的小山。走到服装区，一位奶奶拿起一件大红羽绒服，帽子边沿镶着一圈白色绒毛，在孙女身上细细比划，眼里满是掩不住的笑意：“过年嘛，就得穿得红红火火的。”孩子的脸蛋在红衣映照下，像个圆润饱满的大苹果。

走进单位，入眼亦是一片暖红。工会的同事从市场精心挑选了一沓马年祝福红包，装入慰问金，递到那些布满老茧、如松树皮般苍老的手中，或是因病而

略显苍白的退休职工掌心。他们递过去的，不仅是一份红包，更是长久的关爱与惦念。

中国年，中国红，是根植在黄土地里的红，是冬日灶火映亮的红，是中国人血脉里流淌的红。它从先祖对火与太阳的崇拜中走来，穿过红色的高粱地，穿过千门万户的桃符，穿过新嫁姑娘的红盖头，一路走到这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今日。

暮色四合，街灯次第亮起，与满街红灯笼交相辉映，处处流光溢彩。

走进小区，树上悬挂的灯笼与彩灯金灿灿的，闪烁着迷人的光，像枝头结出的大大小小的果子，丰饶而喜悦。我边走边看，忽然觉得，中国年这无所不在的红，或许正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最深情的抒情。

“大红春帖销金好。”古往今来，家家户户张贴金粉装饰的春联，既衬得节日热闹华美，更寄托着人们对新年富足、好运连连的期盼。

记得小时候，腊月二十几，村里的二伯总会买回几张大红纸，估摸着字数与宽窄长短，裁成条幅，郑重其事地写上吉祥话，送给亲戚邻居，说是“送对联，迎新春”。收到对联的人家，便在红纸反面抹上浆糊，喜滋滋地贴在堂屋门框上。那些日子，全村家家门框都映着一片红，空气里氤氲着墨香与浆糊的清润气息。

今年，我家也该换上一副新对联了。我这般思付着。

中国年，中国红，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寓意，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是永远的祝福，更是不竭的希望。



蔡风

红梅花开

□陈宸

出发，下一站是团圆

□杨力

时的车程里，他几乎没合过眼。等抵达县城，已是除夕下午，最后一班去镇上的客车早已开走。父亲咬咬牙，花掉半个月工资租了辆摩托车赶路。偏偏天黑人急路滑，摩托车在半路抛了锚，父亲索性扛起行李，在夜色里步行了十多里路，到家时已是深夜十一点。推开院门，堂屋里的灯还亮着，爷爷奶奶正守着炉火等他，就盼着一家人能一起包饺子、吃团圆饭。

父亲后来常说：“团圆饭，少一个人都不叫团圆。”

如今，我坐在宽敞明亮的高铁车厢里，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村庄，身旁不少乘客正和家人视频报平安。时代变了，家与他乡的距离没变，但奔赴团圆的路，却变得温暖又明亮。

家乡的小城早已张灯结彩，街道两旁的红灯笼连成一片喜庆的红。刚到村口，就看见爷爷奶奶站在院门前翘首张望，父亲笑着

迎上来：“就等你了，饺子馅都调好了三盆！”

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八道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爷爷举起酒杯，眼角的皱纹里都是笑意：“一家人齐了，就是最大的福气！”酒杯碰撞的清脆声响里，盛满了浓浓的亲情。

晚饭后，父亲翻出了旧相册。那些黑白、泛黄的照片，静静记录着我们家的变迁：从低矮的土坯房到宽敞的砖瓦房，再到如今明亮的楼房；从叮当作响的自行车到快捷的摩托车，再到如今舒适的小轿车……一张张照片，串起了岁月的痕迹，也映着时代的进步。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春晚准时开播了。奶奶像往年一样，提前备好糖果瓜子，一边和母亲拉着家常；父亲和爷爷围坐在沙发上，热议着国家大事；我拿起手机，拍下一张其乐融融的全家福发到家庭群，配上文字：“到家了，年味十足！”

这一刻，我突然读懂了“团圆”二字的分量。它不只是节日里的一场仪式，更是一代人情感的传承与沉淀。爷爷那辈人的团圆，是苦难年代里历经离散后的重逢；父亲那辈人的团圆，是经济腾飞期里跨越山海的艰难奔赴；而到了我这里，团圆变成了高铁三小时可达的温暖旅程。

时代在变，团圆的方式在变，但那份深埋心底的盼归深情，从未改变。每一代人的出发，都是为了下一站的团圆。

夜深了，鞭炮声渐渐稀疏。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爷爷奶奶平稳的呼吸声，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安宁。明天，大年初一，我们会一起走亲访友，一起祭祖祈福，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年。

出发的意义，在这一刻变得格外清晰：无论我们走向何方，心中始终亮着一盏归家的灯；而人生的下一站，永远都是团圆。